



三國志



海
1.735
59



1735
59

蜀書一

劉二牧傳第一

三國志三十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

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

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

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

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

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密正祖也而并州殺刺

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

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

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救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卻儉皆貪殘放濫取受復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識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衰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

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

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贊犍爲太守任歧及賈龍由此反攻焉擊殺歧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歧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歧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

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鑿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畱璋不

遣典略曰時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遂畱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入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羲與

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
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其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穎川扈瑁
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胸臆上蠡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

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

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義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

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

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夏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

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

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

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

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我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

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

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

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

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墊音徒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

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解騎千匹車千乘繒絮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

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

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

御史中丞

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

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畱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

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

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

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

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

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

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讎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行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爵疑此封為不然

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蜀書二

先主傳第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

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

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漢晉春秋曰涿人李

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

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

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
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
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
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
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五莽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
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
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
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
去

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
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
記云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
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

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
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
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
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
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
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
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
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
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
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
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
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

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

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

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鄴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

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申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

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

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雷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相啖食窮餓侵偪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

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

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

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

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

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

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

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

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

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

身還小沛

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說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善曹公使人關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雷之乃在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

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

重駐月餘日所失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

亾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

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

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九州春秋曰備

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可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

禮焉憚其為人不可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

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

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憂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

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計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抑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

領荆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荆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

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刃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重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

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

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涕泣而去

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

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信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舍藜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

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

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

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

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當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

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必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于赤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竝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

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

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先主表琦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

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

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

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

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

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州主簿

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

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

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

為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取璋進討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

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

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

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

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

任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

梯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任潺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

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

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

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隘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

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

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
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
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
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
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
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
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
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
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後於賞功望士大夫
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
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

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
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

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

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

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
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

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

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畱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

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
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
相掾趙叡曰劉備其不

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廷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

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傳

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

瞻勇有志節

仕州為從事

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

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

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 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人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竝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荆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

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萊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

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

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

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今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飢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軍師將軍臣諸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

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

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

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

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

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

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

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

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

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

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

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

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

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

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

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

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

叙九族庶明厲翼

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

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謫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里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
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竝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
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
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讖緯孔子
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
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
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亾時言西南數
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
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
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
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
星處之衆邪消亾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
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
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
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龍在天大王當

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
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
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
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
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
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竝進河洛孔子識
記咸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
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
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
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
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
子顏色美好益山精也蜀王娶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雷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上於成都郭中葬益地
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昨

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
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
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
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
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
永綏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
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
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
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
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
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

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
意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
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
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
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
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
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許交亭駐
營自猓恒音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
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
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
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

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
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
之遣太中大夫宗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
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
將軍陳留笏音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
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

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
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維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
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
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
書禮記聞服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
道公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心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書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書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書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書二

蜀書二

三國志三十二

蜀書三

陳壽

三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第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鄭玄曰物猶事也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傳云初卽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

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

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寔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寔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寔怒攻殺

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嵩夷王高

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

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

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

名曰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俎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

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

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於靡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斜余欲攻漢

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

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

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

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

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

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魏略曰琬卒禕

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作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竝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旣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
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
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
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湛傷國之亾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

王湛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

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紹良與艾相遇於雒

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

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竝起龍戰虎爭終歸真
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
不在乎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魏踰憑隴而亾公
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俾功往代銜命來征思
聞嘉響果煩來使吉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
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
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
錦綺綵絹各二十
萬匹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與櫬自縛詣軍壘門艾

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驃

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
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
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
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
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
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大
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
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
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
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
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

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
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
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
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
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竝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泥
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
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紀云諡曰
思公子恂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
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
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
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

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
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

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
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
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
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蜀書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大上昭靈夫人為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

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

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

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雷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媚同族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鑿

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信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

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

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

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

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屈辱乃自殺

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一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

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傳斟酌眾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瓚瓚謀詢璿六人蜀敗謀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承孫玄奔蜀李雄

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書四

魏川世鳳傳
氏書國開中

三國志三十四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

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

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

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遊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

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思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
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
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鷦鷯已翔於遼廓而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

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襄陽記曰劉備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訪世事於司馬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

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落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

劉備屯

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

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

耗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

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

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

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

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聖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礫之擊鼓以令於市鄴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

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父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

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任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黑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談者多議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盡則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容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史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俊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其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

事項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疎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剗迹舊基奮驍卒數于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迎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誠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道而臨有罪可得于擬者哉三年春亮率眾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人事在亮集

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會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白嫌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吾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駕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
 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
 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
 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氣息鼓不得安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
 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
 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曰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
 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荆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
 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
 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
 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
 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
 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六年春揚
 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

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
 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

前與郃戰于街亭謾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
 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
 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
 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于
 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
 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于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

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

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
 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
 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
 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
業亦不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
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
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
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
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
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葭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種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所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

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
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
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
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
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豐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
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
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
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
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
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
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成郤費耀戴
陵郭淮等宣王使耀陵雷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郤欲分兵駐雍郤宣王曰料前
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焉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
留攻白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
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鑑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怪張郃

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刺多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

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

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

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志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

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益因亮自亾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 及其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日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 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

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

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十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十七分後載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寸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在沔陽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動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

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

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宗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

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
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
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
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

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
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
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
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
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

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
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

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
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

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千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關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郡日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睦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 龔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叅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實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澗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

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路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益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凶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關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會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寡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

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
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
取之圖忠謀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
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健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
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驟擊擊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
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
何微妙妙千井齊贊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
若子言行竝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蒞事民言不
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宜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自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之動移風來世詠
歌餘典懦夫將厲退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爾
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翹翹以髮髯董彭彭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
密之子一名安

蜀書五

蜀川屯鳳崗
氏圖定用中

三國志三十五

蜀書六

三國志三十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亾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
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
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
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
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
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
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
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
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
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

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

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遠欲白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

遣近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斯寔曹氏之休美

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

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

鳳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

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諾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言如

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定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

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孫權遣兵

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

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惠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

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

權大怒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王薄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

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

伏精兵於鱗艦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

相援助何故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

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

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

曹仁

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見下馬宣令得

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

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

今豈可生乃斬之

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

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

追諡羽曰壯繆侯

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于平曰

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

諷誦略

皆上曰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

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興庶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

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

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

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

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

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旣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雷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

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塘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天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縣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
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
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
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
于尉後失官因畱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鄯山中斫材木
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
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
之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
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
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
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
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瑒和之徵騰還屯槐里轉
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於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
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
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超
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從其家屬皆詣都惟超獨畱
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
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提曹公曹公左右將

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
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
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
之曰馬兒不死
吾無葬死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
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
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
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
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
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
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
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
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
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受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
其小婦弟種畱三輔及超敗種先入漢中正旦種上壽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關門百口一旦同命
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

逃入氏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

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旬而成都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

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竝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俱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

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上威武竝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雷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圍以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

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

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誦誦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瓚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林眠卧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

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

主人蜀雲留荆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擲之曰子龍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曰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愼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雷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在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

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

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

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雷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諡順平

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諡

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諡時論以為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

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未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

顏竝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

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

趙雲強摯壯猛竝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書六

魏書中書

三國志三十六

蜀書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三國志三十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

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

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

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

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

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

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漁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

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

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

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及古則

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曰

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

吾似有一日之長謂全琮曰卿好施募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

平以放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

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

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燻

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重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

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

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

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
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
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
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
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
王必體仁義
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
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
且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
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
情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 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
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
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
俱失益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
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

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

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

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
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
卿少明五經兼通識緯

學無常師各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
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直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
會者數百人真於中關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
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
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

建安初天下飢荒正

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

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

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

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

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

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
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竝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
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
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
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
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亾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
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
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
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亾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亾之勢
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

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
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亾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
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
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
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闕先王
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
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反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
論識則始爲讒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
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
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

乎法正以靖方魄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間為難何其透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
于不穆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止於董卓卓初秉政顯
擢賢後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
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 以正為蜀郡太守揚

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
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
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
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
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
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
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
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人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
肆孽幸而籍其國柄者哉故顛顛顛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惕于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
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
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

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
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
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
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
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
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
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
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
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
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
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
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

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儻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

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書七

魏志卷之二十七

三國志三十七

蜀書八

三國志三十八

許康孫簡伊秦傳第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竝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邵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畱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畱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

兄陳相瑒又與俞合規靖懼誅奔俞蜀記曰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

權以濟其道 俞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

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

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

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

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

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怨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

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

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鴛怯偷生自竄蠻貊

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

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

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

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

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

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

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

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蠡起州府傾覆道路

阻絕元賢被害老弱竝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

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為兵

害及病亾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為孔子稱

賢者避世其大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客會稽聞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 懼卒顛仆永為亾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

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
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
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
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
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
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
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
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
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
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
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

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
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
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
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
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
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
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
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
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
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
下當以爲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于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
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
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
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
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
姓便之在郡十載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
將欲弑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
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
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
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穎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
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
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
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
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
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

之更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適塞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世無以異
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
而不惰是時侍宿武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
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
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
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際非武帝之
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
名馬貂鬣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
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
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
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王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
之總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燦燦焜焜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
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
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
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
艱辛樂酒酣譙高談大噓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
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
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綠瞻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
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探殷勤之聖
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矍矍於
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
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
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
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

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表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擊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

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

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

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

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

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

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

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

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

簡雍同等頃之卒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

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人益州劉

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諸耿

為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

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

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下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

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

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
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
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
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
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
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曾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
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
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
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
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
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

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
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
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實而巳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旣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
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
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
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
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
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
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
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
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

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靈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

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地胸折而生禹於石紐 譙周蜀本紀曰

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

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

祗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

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

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

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

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

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

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

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

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

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

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

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

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

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

知之蓋善人也

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蜀書八

蜀川七鳳園

三國志三十八

蜀書九

三國志三十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畱和者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

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妾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尚書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兖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倉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湯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懼鸞鳳之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

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

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

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

交趾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遊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 先主深以

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

常入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

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巴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係堅作長沙時 爲江夏太守不得

舉焉爲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

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

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夷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

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

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

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

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

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衆約若事定府庫白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建安

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

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

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

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編

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

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

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爲良蓋與

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

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

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

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

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謨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

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

然以謬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謬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良規謬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

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

謬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謬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

謬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謬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謬猶子謬視明公猶父願深為殛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謬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泣

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鬪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謬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謬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

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

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

為衛尉賀權踐祚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

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

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

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

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曾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

人睦焉即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

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

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

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書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黜韓難御之心也方今掃除強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皮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

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則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

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陳

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

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

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

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

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

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

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閣豎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

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

有令問則亾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

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一人

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文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

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

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

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

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

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

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徒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

士伍亾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
畱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
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
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恪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
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
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
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辭之流亞矣

蜀書九

西川半圖章
氏甫印

三國志三十九

